

保衛釣魚台運動

「風在吼，海在嘯，我們神聖領土釣魚寶島，象徵着我們英勇不怕強暴……」

——保衛釣魚台戰歌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松花江上

啟思



釣魚台列島是明代即列入中國版圖，中國的許多古書均有記載。明鄭和十三年（一五三四年）中國中央官船出巡沿海，曾到過這些島嶼（見「使琉球錄」）。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中央官員鄭汝霖也巡沿海，曾於五月初一日到過釣魚台，於初三日到起亦尾崎。由此可見，釣魚台列島確在中國版圖，都是中國領土。

（二）歷史背景

釣魚台列島是一九六九年二月，橫濱西區、丹麥、荷蘭之間的北海大邊界的劃界判例，也可參考。這判例中說：「大陸架的主權界線的劃定，應符合沿海國家地理上自然延伸的原則。」中國台灣省及其附屬島嶼與日本其他鄰近中國的沿海區域，都是顯而易見的。悠久的年代的中國地理上的延伸，都是中國所有，而這些淺海海底的地下資源，只有中國才有補助探測開採。琉球羣島是千島羣島，日本羣島，菲律賓羣島，大體上，小體上，島所形成的「花籃列島」之一環，與釣魚台列島相隔一條深水溝，在地理上而言，釣魚台列島是當然無誤。

釣魚台列島是由八個小島所組成，位於台灣東北，約在北緯二十五度四十分至二十六度，東經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之間，計為赤尾礁、黃尾礁、釣魚島、飛魚島、北小島、大北小島、南小島、大南小島，其中釣魚島距台灣省北部基隆港僅有一百二十海里。這些島嶼位於中國大陸架，其四周沿海的深處都不足一百公尺，而水深六公尺，深處愈深，但此等島嶼確有二百三十海里，並且中間有一條水深二千公尺至四千公尺的深溝。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刊物

二十八卷第三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後，台灣正式歸還中國。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在行政管轄上，始終屬於台灣省，即便在日據時代亦未曾改變。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英美之開羅宣言中指明：「日本因侵略中國所有領土，而對釣魚台列島有所深連。」因此不難因勢導引於一九七二年將釣魚台列島「歸還」日本。而對釣魚台列島有所深連。

自古以來，釣魚台列島的周海區域便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漁場與遊獵之地。每年春季，由基隆、宜蘭、蘇澳等地前往作業的漁船達三千餘艘，漁民並在赤尾礁等地建立土庫，以供應春季的使用。有些漁民一年有兩、三個月在島上居住。此外，也有探採商人到這些島嶼採集特產材料。中國人民更在黃尾礁上建有長達三百公尺的合眾道，兩頭開掘房屋，一座長一百二十呎，寬四呎的鐵製碼頭。這一切都是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的明證。

總之，我們從歷史、地理、地質等方面，推完全可以證實這些島嶼是中國領土。反觀日本對該等島嶼提出主權的證據：一九七〇年九月，日本方面稱這些島嶼是日本人古賀辰四郎在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年）發現的。七〇年八月間，日本記者曾在東京訪問古賀的兒子古賀肇次，他也不承認是他父親首先發現釣魚台之說，而只說他父親曾到過該島。但古賀家到過該島，也比明朝官員巡視該島及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遲了二、三百年。

事實上，日本方面所用的「尖閣羣島」的名稱，是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馬關條約（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佔領中國台灣省以後，強加於這些島嶼的。在日本的古代史籍中，並無釣魚島、黃尾礁……等名稱，也無尖閣羣島的名稱。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年），日本出版的「神國志」，附有地圖，並載釣魚台列島。一九三九年，「大日本地理學會」出版的「大日本府縣別地名大覽」，中即照份出了八個三疊面，中載所載的大小島嶼與村莊町村的街道俱全，但並無釣魚台列島，也不見有尖閣羣島之名。

一九六五年，日本政府「臨時關於調查報告」也載沒有釣魚島或「尖閣島」的圖文。由此可見，釣魚台列島既不屬於琉球，更不會屬於日本。

二 從國際法看釣魚台主權推論

「一九六八年，美國用「聯合亞洲經濟委員會」的名義，在台灣與美國以北進行海底資源勘測，發現釣魚台列島一帶五十萬平方哩的高底下蘊藏著豐富的石油。一向為該島之山而困憐的日本，知悉這豐富的資源後，突然對這羣小小的礁石列島發生高度興趣，先則在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七月間僱傭地產石油船駛到該列島海面進行探測石油的活動，繼則日本官方採取一連串的活動，繼則列島的主權者，並一再宣稱該列島係琉球羣島的一部分，終於一九七二年對琉球一併「歸還」日本，而後日本將該列島一九五八年大陸架公約之規定傳到該地礁的石油資源。日本官方知道，若它不設法在該列島樹立其主權，則日本對於該地的石油將無分一杯羹的機會。

根據多方面的觀察，日本主張對該列島有主權之理由，有：

（一）日人古賀辰四郎自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年）發現該島後，至大正中則禁止，在島上建立了木頭魚工廠，搜集羽毛鳥蛋，且該島與台灣一帶久為琉球漁民捕魚的地方。

釣運回顧

青斯

原載於七八年第四期

發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距今已有七年多了。雖然如此，但其影響之深遠，斷非歲月所能隱化。在海外，這是各地華人（尤其是美國）的空前大團結；在香港，這開展着認識國家等運動的先河。但是整個的運動究竟是發生在怎麼樣的一個背景呢？

整個運動的背景當然就是釣魚台及其引發開的一連串的問題（→），但似乎釣魚台問題只不過是運動的導火線之一。在導火線的背後還有着更深更遠的因素。這大約可以分為國際形勢及知識分子的心理及意識形態兩方面。在國際形勢方面，中國已一反自建國以來的沉寂，逐漸在經濟及科技上發展起來，在國際間擠得一個地位；台灣及台獨的問題；日本發展之迅速，已經暗暗在國人心中構成一個恐懼。在海外知識分子心中，美國（或其它）已經再不是他們的天堂，加之美國當時經濟之不景，及受着美國青年反戰思想之影響，使一些海外華人不禁要問自己：是否要滿足於「失根的一代」這名詞，是否要滿足於不理政治，不理民族，不理國家的生活；他們把中國的人民，自己，父母或先輩們在苦難中國中所受的凌辱、苦楚全忘記了嗎？在知識分子的身體內，就已經蘊藏着一份熱熾的，就要爆發的感情。在釣魚台事件未發生之前，就各國地方，如紐約的華埠，就已經有如「義和團」這一類組織的出現，提出社會改革，社會服務等口號，放映一些中國的電影等。釣魚台的事件給予這份感情一個發洩及發展的機會。

整個的運動都是自發性的。遠在七零年的秋季，這個運動就在普大（Princeton）及威斯康辛大學醞釀起來，而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大學，香港及其他各地。由最初的講座論壇，發展至設在普大的「釣魚台聯絡中心」，亦只不過是很短的光景。運動的初期所提的目的亦不外是「為個人爭人格，為國民爭權益，為民族爭尊嚴，堅決的團結起來，不容美國懷他人之慨，作私相授受，不容日本巧取豪奪，重提五四宣言。……」與及其它如「鼓勵美國輿論，爭取美國人民支持，打擊日本野心分子，號召海外同胞團結一致，策勵當事政府，堅定立場，確保領土完整」等等。各大城市紛紛成立保釣委員會，舉辦示威遊行，向有關當局呈遞抗議聲明，與及開展抵制日貨等運動。不同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在各所大學出現，如Berkley的戰報等。雖彼等刊物有部份流於偏激，但亦曾對釣魚台的整個問題：主權，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作深入之探討。從各次的行動顯示出，保釣的行列已經壯大起來了，在最初的數個月內，更多更多的留學生投身於保衛國家的運動。在美國，較具規模的示威遊行包括在七一年一月廿九、三十日於全美各大城市所舉行之示威，與及同年四月十日在美京華盛頓之大遊行。參加這幾次遊行的除了一些海外學者，留學生之外，還有好些外國朋友，正義之士——包括一些日本人。整個的運動給予國內外的華人一個鼓舞，有些人說：「當了二十多年的中國人，為中國做事，就只有這幾小時，我們只能獻出凍僵的身體和熾烈的心來參加這次行動……」足見一斑。

在美國所開展的保釣運動，間接地推動了各地保釣運動的發展。倫敦、雪梨及香港等地均分別地成立了保釣委員會。香港釣運的發展尤為激烈，而且警方的干預替整個運動蒙上血腥的氣味。香港最早的保釣團體是「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由盤古、生活月刊、文社線、盟刊、創建學會所組成，而成立於七一年二月。其後成立的包括有五四行動委員會，中學生行動委員會，保釣聯合陣線等，與及其它的學生團體如學聯等。其時較具規模的行動包括二、一八，二、二〇，四、一〇，四、一七港大荷花池的示威，四、一八論壇，五、四，五、四抵制日貨大會，與及其後血腥的七、七維園示威，八、一三示威，九、一八絕食示威，及七二年的五、一五維園示威……。雖然每次示威所起的效果不大，而且有被人帶帽子之虞，但這起碼是對學生界，無論是大專院校或中學生，及一些年青工人們起着一個衝擊作用，要他們認識到輿論的真面目，香港政府的態度，與及深入地去認識國家的急切。

綜觀數個地方的保釣運動，可以發現到一些共通之點。他們都是從一個愛國家，民族的眼光出發，提出這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運動，如雪梨的保釣會，美國初期的保釣示威（四、一〇美京大示威），及香港等等。尤以美國初期的釣運，標榜着五四精神，「中國的領土，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等，的確能喚起很多人的關注，使他們都覺醒過來，去為國家盡一分力量。但事情發展往往是十分微妙的。在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黨派的觀念却又湧現在人們的眼前。甚麼的「共匪特務分子」等句語不停地出現在不同的刊物當中。各份刊物已經脫離了初期的民族團結情緒，踏入富政治意味的第二階段，把主力集中在彼此之間的漫罵，抨擊及指責。而處身於這個階段的知識分子，亦不能滿足於單純的民族感情，他們要向更遠大的目標去摸索，追尋，他們已經從政治冷感中覺醒過來。他們要問：「中國為何要分裂！中國何時才能統一！何時才能回歸國土！」在七一年九月在密西根安娜堡所舉行的「國是大會」，就是這個從感性到理性要求的一個表現。大會的主旨是要對中國的問題，作廣泛的交換意見。與會者有四百多人，而大會原動力來自人心思漢，並相信曙光初露，旭日將升的心理。大會並通過對各地（美國）保釣會具建議性的重要決議，包括：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一切的外國勢力，必須從中國領土及領海上撤出；台灣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反對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任何集團；及原則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的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註二）。這一國會對以後的保釣運動實起着不少影響。

雖然在七二年美國將沖繩連釣魚台交還日本之後，保釣運動已經沉寂下來，但這一份沉寂只說明有一些更鉅大，更具影響性的運動正在醞釀着，等候着昇華。保釣運動雖然比不上五四，但正好把海外人士從「失根的一代」的苦惱中拉了出來，逼使他們去面對現實，去面對國家，民族。不論是海外及香港，都舉辦了不少的認識中國活動，而且在海外亦開展了一連串的統一國家運動，去將自己的力量貢獻於國家的繁榮富強之上。而在香港，認中關社的口號亦在七二年的大專學生界中被提了出來，為學運打開一個新的紀元，使到學運的目標更為明確。釣運的歷史亦會永遠留給後世人作為一個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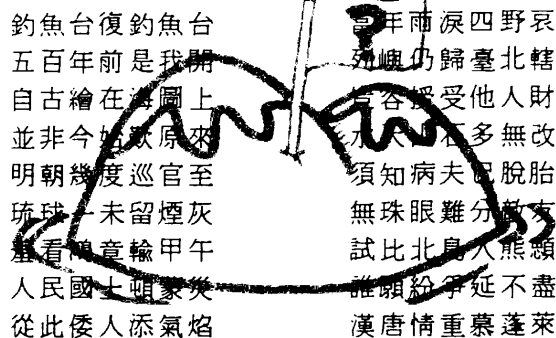
最後，容我套用毛澤東的幾句說話，來結束此文：

「成千成萬的革命先烈，
為着人民的利益，
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
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
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註(一)：詳細的年表見七八年學苑釣魚台特刊

註(二)：中共於七二年正式加入聯合國

釣魚台詠



釣魚台復釣魚台
五百年前是我開
自古繪在海圖上
並非今始歎原來
明朝幾度巡官至
疏疏一未留煙灰
基看地竟輸甲午
人民國土頓蒙災
從此倭人添氣焰

當年雨淚四野哀
列嶼仍歸臺北轄
吾等接受他人財
列犬豕多無改
須知病夫已脫胎
無珠眼難分敵友
試比北島大熊額
誰願紛爭延不盡
漢唐情重慕蓬萊

啓思房

副編

此期啓思面世之時，剛巧是一個新學年之開始，我首先在此向各位一年級的「新鮮人」打個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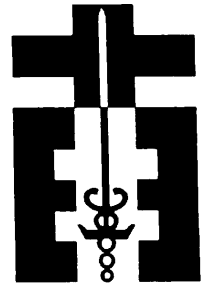
回想一年前的九月，我和另外一百六十九位同學一同浩浩蕩蕩地加入MEDIC的大家庭，當時舉目無親（其實也不是，因為有位中學同學和我一起），對自己身處的環境又不大熟悉，實在難免有點徬徨！幸而一班O'CAMP組的同學非常友善，TUTORS又很照顧我們，開學的初期也過得十分開心和「過癮」。今年的「新鮮人」，在我班同學的帶領下，你們都有同感吧？

在剛過去的暑假，相信大家都過得很忙碌吧！尤其是二年班的同學，更是忙得透不過氣來。迎新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負責的同學固然是忙得不得了，還有其他活動如健展的籌委也在埋首於準備工作中，我見有些啓思人一身兼數職，也不太敢向他們追稿，幸而他們都十分盡責，自動自覺地交稿，實在令我「老懷安慰」！在感激流涕之餘，不得不在此向大家說聲：「辛苦了！」

啟

南朗醫院

香港防癌會



從我的房間望出窗外，會見到「南朗醫院」這四個字，我對這間近在咫尺的醫院的感覺很陌生，雖然只需花數分鐘便能到達，但是自從遷家已四個月，也提不起勇氣嘗試去步近。直至有一次藉著健委舉辦的參觀南朗醫院活動，開始接觸這間醫院。那一次是由一位姓沈的顧問醫生接待我們，雖然我們只有六人到訪，場面雖然有點冷清，但是亦無減他款客的熱情。經過他詳細的介紹和很親切地回答我們的問題後，我們開始深入認識到南朗醫院，也感受到他們對工作的熱誠和對病人無微不至的關懷。

參觀過後，在我心中產生了很強烈的感覺，在我心裡的醫生形象一向是以救急扶危為己任，醫生是偉大的，但是我覺得在這裡的醫生，面對著一批在死亡邊緣的病人時，他們能做到的只是給病人止痛，以及設法令病人快樂地和安詳地渡過餘生，我不明白，為何跟我一向所認識的醫生不同呢？我卻無法想像若自己是這樣的一個醫生，我覺得我絕不能在這精神狀態和環境下撐下去，我確實不了解他們。

回到醫學院，我把我的感覺跟我的同學分享，經他們開解下心情也舒服了一些，其實是要重新投入書本裡，於是把這份感覺暫時擱置在深心處。

TERM-TEST過後，我身為啟思記者，也要為第三期啟思工作了，在開會討論選題時我自薦去做南朗醫院的專訪。

八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我和一位多次訪問的拍檔霍家龍同學，冒著毛毛細雨，重臨這所南朗醫院。

請容許我先為你們介紹這所醫院。

南朗醫院位於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三十號，於一九六七年由香港防癌會創辦，一九九一年起隸屬香港醫院管理局，成立醫院的宗旨是集合完整醫療隊為癌症病患者提供舒緩性治療和護理。全院有一百八十張病床，其中六十八張病床提供「善終服務」，院內環境優美安靜，病房裝有冷氣，為一所理想療養院舍。醫院聘有經驗豐富的醫療和護理人員，為病人提供化學藥物治療，安排病人接受放射性治療和其他舒緩性治療，如緩解疼痛和其他不適症狀，配合輔助醫療隊伍提供身、心、靈性方面的照顧。而且院方更聘有駐防顧問醫生，每週有名譽腫瘤科顧問醫生和心理精神科顧問醫生到院會診病人。

究竟何謂「善終服務」呢？

善終服務的背景

善終服務，顧名思義，是讓病人於去世前，得到適當的治療，關懷及照顧。一九六七年，香港防癌會興建本港首間專為癌病而設的南朗醫院，為癌症病人提供醫療護理等服務。

院內清靜寬敞，醫護人員經驗豐富，是理想的療養院舍。醫療的設備固然需要，對一些瀕臨死亡的晚期病人及其家屬，精神上的照顧及心理輔導亦是同等重要的。

院方有見及此，於一九八七年在南朗醫院推行善終服務。目的讓病人得到身心照顧，安渡餘生；亦希望藉此訓練在職人員，推廣善終服務精神。

善終服務的工作

善終服務的對象是末期病人及其家屬。

工作包括：



由醫護人員按病者的需要，提供適當的護理及藥物，減輕病者肉體上的痛苦。



提供輔導，分擔病人內心的恐懼及孤寂，好讓他們以平靜的心境面對疾病和死亡。



促進病人、醫護人員和病者家屬的溝通，建立信任和提供支持。



鼓勵病人參加院方舉辦的群體康樂活動，如手工藝、粵曲欣賞及竹戰等活動，以減輕內心的憂慮。



放寬探病時間，使病人能與至親家屬多聚片時。



安排護士或義工，支持和指導家人在家照顧病人。



陪伴病人尋找餘生的意義，並為有需求的病人及其家屬提供宗教服務，照顧他們靈性上的需要。



安排實質援助，緩和生活及經濟上的困擾。



提供廿四小時電話熱線服務，盡快解答病人及其家屬的問題。



病人去世後，給予他的家人安慰和輔導，幫助他們渡過哀傷的日子。

善終服務的成員

這項服務的隊工成員包括：

顧問醫生、主診醫生、善終服務護士、家居探訪護士、醫務社工、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康樂服務員、臨床心理學家、牧靈人員、輔導員、義工職絡主任、義工等。

除了提供善終服務外，亦有其他服務，包括：

職業治療：

透過有治療作用的活動，提高病人自我照顧和參與餘閒活動的能力。

康樂活動：

本院為病人安排康樂活動，目的是希望病人透過參與康樂活動轉移及減低他們對疾病的焦慮，並藉此滿足病人在身心及社交上的需要。戶內活動安排包括：觀賞電視節目、錄像帶，唱卡拉OK，戲曲欣賞，麻雀耍樂，手工藝製作和閱讀報刊等生活消遣，亦舉辦節日慶祝會和病人生日會，使病人及家屬能共享歡樂溫馨的時光。院方安排病人參予戶外活動，有：茶樓品茗、粵劇欣賞、遊覽海洋公園及參觀科學館等，使病人能擴闊生活的空間。

物理治療：

使用物理治療方法，減低併發症發生，改善病者活動能力和緩解不適症狀，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質素。

牧靈：

本院鼓勵牧靈工作者及宗教人士探訪病人，以幫助病人得到內心之平安及靈性上的支持。

義工：

本院義工定期探訪病人，為住院病人提供各類康樂活動和節日慶祝。義工的參與對於改善病人心境和對患病的態度均起積極作用。

家居探訪服務：

護士家訪出院病人，以提供延續的照顧。



家人

醫護人員

病人

沈一沈茂光顧問醫生

廖一廖進芳專科護士

記一啓思記者

〈南朗醫院醫療及護理信念〉

記： 請問南朗醫院在服務方面跟別的醫院有何分別？

沈： 我覺得分別在於理念方面，所以在設施及服務便隨之有所分別了。

廖： 其實在南朗醫院工作前，我曾在深切治療部做了幾年，我覺得那裡的工作十分機械式，有很多事都很程序化。但是在這裡工作後，我曾有幾次深刻的經驗，有次跟隨醫生去修証時，病人想起自己的遭遇，難過得說不出話來，我看見醫生不但沒有走開，反而把布簾拉起，與病人傾談。

怎樣將關心病人的理念做放入現實環境當中，使病人能信任醫務人員，表達出對其疾病的怨憤，這樣才能令醫生更清楚了解病人的情況，我想這理念的實踐方面跟別的是有點不同。

沈： 前幾天有一群醫學生到訪我們的醫院，他們探訪病人及其家人後，他們說出確實在有需要有人去跟病人交談和給予支持，另外他們也提出了很多意見，例如保持病人的私穩、給予病人活動的空間、提高病人生活的質素和安排病人參予群體活動，我聽了他們有如此反應也覺得很高興。我作為一個醫生，先為病人記錄其健康背景，然後為他們做檢查，繼而診斷病情，最後是擬定一個醫療計劃，我們所持的角度是十分科學化的，所關心到的是該對病人下什麼藥、該用什麼步驟，當學生留意到病人除了需要藥物和止痛外，更需要是私穩權、活動空間、好的生活環境和別人的關懷，這些便是善終服務的意義了，也是跟其他醫院不同的地方。

記： 我們選擇醫護行業作為工作時，往往是以救急扶危為己任，但是你們若有這麼多事情是力有不及時，心情會怎樣？

廖： 要怎樣面對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在乎一個人的價值觀，若是以救急扶危作為醫生工作的價值，那麼那人必定抵受不了善終服務所帶來的衝擊和壓力。其實我也早已把這種救急扶危的想法放開了，在工作時會看出自己的極限，覺得自己很渺小。於是將注意力放在處理好病人的病徵，病人和其家庭的關係方面和病人的精神狀態方面了。我們也不會太自責，反而把自己的情緒處理好，全心全意地照顧病人，這些都是我從工作中得以成長的。

沈： 醫生所扮演的角色是要給予病人希望，這個希望並不是只靠醫生隨口所說的安慰說話所能滿足病人，而是以行動去針對病人的病情，用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去盡量做到最好，這是醫生的責任。對病人來說，就算他們所有希望都消失，總會有一個最後的希望放在醫護人員身上，所以我們是不能有放棄病人的念頭，更加不能有放棄他們的舉動，就算一個小動作如調床位，檢查相鄰病人時間的長短問題，也會引起他們的不安，所以我們在處理任何事都會很小心的。

不過，不要將工作環境看得太灰，其實我們也有回報的時間，很多時會被病人和同事所感動，同事間互相鼓勵和關懷會使自己工作時更有衝勁。

記： 請問你們覺得南朗醫院跟其他醫院在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方面有什麼分別？

沈： 其實轉到南朗醫院後，覺得醫生和病人的關係在以前和現在的工作崗位上是有點不同，但是各有各的好。例如在以前醫院的病人在街上碰見我時，他會主動地跟我打招呼，不過有時我已不認得他了，但是病人卻很高興地告訴我他的身體很健康。相反地，現在有部份病人可能已不能跟他在街上碰見，不過現在跟病人會有更多心靈溝通的機會，也有互相感動的時候。而且現在有更多時間和病人的家人接觸，於是和病人的關係會更加密切。

廖：人與人之間要先建立起信任的關係，才會分享彼此的感覺，這個過程往往要花很長的時間。不過在南朗醫院裡，當我面對著一些身患絕症的病人，他們往往認為自己在世的日子有限，於是便會把握時光，我們有時也不會相信，在短短幾天跟他交談，彷彿分享了他的一生經驗，他們在這個時間會很願意去分享自己的感受，也很希望別人明白自己和接受自己。我在這裡工作也像經歷了很多人生的旅程。

相信大部份的醫護人員，都以救急扶危為最崇高的奮鬥目標。沈醫生自己也坦言，以往在深切治療部工作時，每當自己能把病人從死神的手裡搶救回來時，那種對自我能力肯定的滿足感，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在南朗醫院，醫護人員所面對的，很多都是現代醫學欲救無從，生命迅即流逝的末期癌症病人，究竟眾醫護人員對自己的角色有什麼看法呢？

沈醫生沈思了一會，隨即用他那一貫略為急促的語調向我們指出，在一般醫院裡，醫護人員所看到的是自己能做到幾多。但在這裡，他們往往更能深切體會到自己不能做到的其實也有很多。雖然在其他醫院裡，一樣有很多生離死別，但在這裡他們卻更能體會到死亡的無可避免。「人會死」這事實無人會質疑，但是「病人會死」對很多醫學生和醫生來說卻是一個很難接受的現實。不過，接受並勇敢的面對這一個現實，往往更能使醫護人員更明白他們應當做些什麼。沈醫生繼續指出，雖然他們不能治好某一些病人，但並不等如他會放棄那些病人，他們仍然會盡力在心靈上關懷他們，肉體上則會利用藥物或其它方法減輕他們的痛苦。

廖姑娘也指出，雖然不能醫好某些病人，但他們仍然能夠做很多的事情。無論

在宗教上，心靈上和家庭的層面上他們都會盡力而為。她又指出最重要的是給予絕症病人希望。她所指的希望並不是那些虛假的鼓勵，例如「我們一定能給好你的病！」之類，而是讓他們明白即使在疾病的陰影下，他們仍然做很多事情，並讓他們接受已失去的不可追從而珍惜現今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明白，即使他們失掉了他們的他們的所有，但他們仍然有我們的關懷！」他們溫柔而堅定地說。

面對生離死別，情緒上的波動是在所難免，即使醫護人員也不能例外。對於那些身患絕症的病人，生命就像輕煙一樣，死亡有時似是不能預計，究竟醫護人員應該投入幾多感情在這些病人上？傾注太多的感情和關懷，會不會令自己在情緒承擔不起病人逝世的打擊呢？

沈醫生說自己從來不會刻意抽離自己的感情。刻意抽離根本是逃避現實，他說對每一個病人都想建立深厚的關係，雖然他明白病人可能隨時會死，但既選擇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接受這個現實。投入感情是必須的，事後傷感是必要的，問題是自己應該慢慢學曉在事後控制自己的情緒。很多時工作上的滿足感正是源於與病人的關係上，眼見自己要好的病人逝世故然傷心，但當感覺到自己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中仍能開解他，便感到很滿足。

廖姑娘補充說，傷感是很正常的，不過她自己會儘量控制，希望不會把這些情緒帶回家庭生活裡，以免影響家人，也握殺了自己在家中舒緩的機會。最好就能和要好的同事分擔心事，也是其中一種正面的發洩方法。

「怎樣面對死亡？」對於我們來說，可能只是一些虛無飄渺的哲學課題，但是對於南朗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人來說，卻有很深的意義。

廖姑娘認為，經常面對死亡，對自己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起碼她會經常自省：究竟應做的事自己做了沒有？如果下一刻就要離開這世界，自己還有什麼事未完成呢？經常為死亡作準備，可能令生命變得更積極。

廖姑娘更和我們分享了她自己的一個經歷：多年前她要出國讀書，寫了一封信給丈夫，信中道出感謝丈夫對自己多年來照顧，現在回想起不禁也笑了，想那時一定會把丈夫嚇怕了，以為自己將會遇上什麼意外似的。

沈醫生補充，雖然人人都會對死亡有恐懼，例如他說自己也不喜歡經過殯儀館，而做醫生初期也很怕見到有人「打包」，但是若果我們能坦然地接受這現實而不去刻意逃避，其所能帶出的威脅反而會減少。情形就像考試前夕時，我們一想到將要考試，心中就感到害怕，於是我們心中就會逃避這事實，但這是於事無補的。唯一減低死懼的方法，就是接受這現實，埋首讀書，心中自然會慢慢平靜下來。



後記

訪問南朗醫院，帶來了很多心靈上的震撼和反思，心情久久未能平復不來。

相信大部份醫學生，心目中的醫生都是像電視劇「ER」中那些手執手術刀，時刻為在死亡邊緣徘徊的病人而拼搏的「英雄」，搶救生命彷彿就成為了醫學的全部。大部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一日復一日的為垂危的病人延續生命，但卻忽視了如何照顧那些生命將盡的病人。這是否由於我們太過著眼醫學科技的發展，而反忽視了醫學的基石，對人的關懷？

這所南朗醫院雖然規模並不大，所佔的地方也不多，但是我在這小小的空間內，卻感受到醫院所有人包括醫生、護士、醫護人員和病人心內相交的範圍遠遠超越了實際的空間。

在這裡，我也學懂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醫生，救急扶危和把病人的病治癒確是醫生的責任，不過我們有時候把著眼點只放在醫學科學上，而忽略了人們的心也要人去治理，在這醫護的天秤上，科學和人理同樣重要。若醫生看病人，只看「病」，不看「人」，這天秤便失去平衡了，而沈醫生、廖姑娘和南朗醫院內所有醫護人員都設法令這天秤得到平衡，盡心盡力去照顧病人。

南朗醫院護理信念



以優質服務讓病人安渡餘生，
以哀傷輔導助家屬面對新生，
以普及教育使社群關心病困，
以支持互勉與夥伴攜手同行。

目的：

- 增強病人及他們的至親在心理、生理、社交及精神方面的安寧。
- 加強與不同專業醫護人員的聯繫和合作，冀求為病人提供最大效益的服務。
- 協助病人發揮內在潛能，以達到其最佳適應能力。
- 提供良好的環境，讓病人安然、祥和、尊貴地辭世。
- 關懷參與護理行列的同工，提供友儕間的支持及處理壓力的方法。
- 聯合各輔助醫療部門及各社會人士共同發展、實行及評估「善終服務」之概念。

九七班通訊

Why 與 What Else

「Why」和「What else」相信大家都沒有可能不懂它們的意思。但你們有沒有想過就是這樣簡單的問題令我們這些苦讀四個寒暑的「大仙」啞口無言？

當我上Surgery Clerkship時，Why與What Else便是每朝早巡時陪伴著我的問題。每當回答老師的問題時，他們必定會回上：

Why?

通常答案是不能在書中找到的，因為只有數年臨床經驗及翻閱過幾本大書的Senior Doctor才懂得怎樣回答。另外更加可怕的是「Why else?」每當我自以為答問題的表現已經很好時，隨之而來的必然是：

What El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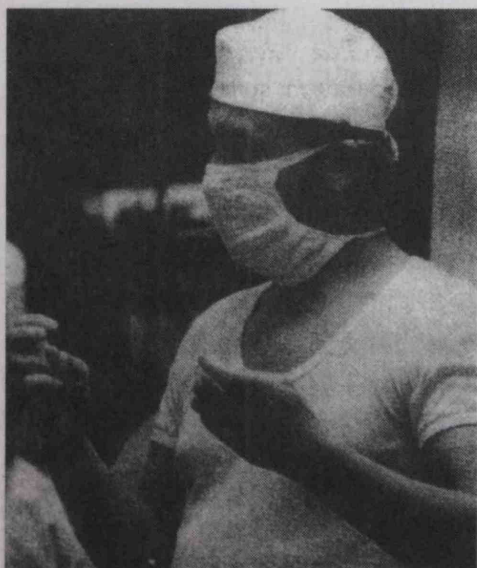
縱使我已將書中和Notes所記載的全數背出，報以的卻是「What Else」！這實在

叫我有點不知所措，只有呆立當場。然後MO（解釋一）便會繼續以鄙視的眼光問「吓！What Else? Go Home and Read Up!」當然平時上Ward時遇到這兩條問題，可以答「Sorry, I don't know」然後便當甚麼事也沒發生過。可是在Bedside考試時（解釋二），遇著這些問題便是你離「死期」不遠之時，他們會不停的追問你「What Else」當你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回答了後，他們便隨即問你「Why」跟著你便要為自己的答案辯白！所以在考試中的一個秘技便是不要隨便回答一些你自己也不肯定為甚麼的答案，否則你便會發覺自己將會陷於「苦戰」之中，不能自拔。

不要以為Surgery才是這樣，其後我發覺所有Specialties都會問這些「簡單」的問題，所以我的建議是不要小看Why和What Else，並要在平時溫習時融會貫通，不能只是將資料「硬背」，如此這般才可更上一层楼。

最後祝大家考試好運吧！

聲聲九六年八月，晚



解釋一：外科早巡每朝七時開始，由醫官（Medical Officer，即MO是也）帶領，一眾醫學生便跟隨其後。遇上「好人」的MO便會順道教書，遇上「沉默寡言」的就閣下自理了。

解釋二：臨床考試乃一眾莘莘醫學生的大敵。在短短十多分鐘內遇上一兩條不懂得回答的問題時，往往會給人窮追猛打，極難超生。

健 通 委 訊

健康委員會 啓思投稿 八月十三日

夏天陽光燦爛，相信大家都十分珍惜這個寶貴的暑假吧，但願大家都過得多姿多采，充充實實。而健委也趁著這良機，跟多個地區組織合辦了一連串的健康檢查活動，而地點則主要集中在港島區，其中包括柴灣明愛社區中心、浸信會老人中心及西區社區中心等。一如以往，我們提供基本健康檢查如量血壓、驗糖尿及體重指標量度等，當然，更有展板和人體模型介紹啦。

除此以外，爲了方便各健委人互相聯絡，健委委員更精心特製了一本小巧的電話簿形「黑名單」，方便同學隨身攜帶，出動服務時能緊密溝通，齊心合力，做到盡善盡美。



零零班通訊

Winson的葬禮於七月二十七日完成。當日到來的本班同學約有五十多人。他們每個人的神情中都帶著悲痛與哀傷，有些甚至淒然落淚。面對著Winson的遺容和他的家人，又有誰能不動容呢！

這次葬禮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於各位師生的慷慨捐贈，因而可在短時間內籌到所需費用。在此感謝所有的有心之士。雖然不愉快的事已成過去，但希望未來四年的醫學生涯中，大家縱然感到苦悶，都要攜手共同渡過，因為「遊戲」是不能缺少好伙伴的！

最近，爲了迎接零一班的新力軍，我們正在籌劃一連串的迎新活動如茶會和檢查訓練等；並且，更準備在九月中及十月尾有相應的社區服務及參觀活動，希望幫助他們實踐，適應和了解醫科的生活情況。

現階段，有見健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健委正計劃把是次健展的美觀展板及精采內容拍攝成幻燈片，日後希望能夠藉此到各區舉辦講座，使市民更了解心血循環系統的運作。

最後，有見九七將至，國內的醫療架構及制度實對香港有重大影響，值得我們關注，有見及此，健委人正努力搜集有關中國及香港的醫療架構資料，加以比較及整理，然後把結果供各同學傳閱。

以上各活動成功與否實有賴各同學的積極參與，敬希各位繼續支持我們健康委員會，謝謝。

今期的零零班通訊有別於前兩期，分別有兩篇，但可惜這特別的一次卻要爲大家帶來一個惡訊。

本班同學林榮順於七月二十日下午不幸墜樓身亡，對於一個曾經和我們共同面對測驗追書的壓力，一起談笑聊天，互訴理想與心聲，什而一同「工作」的同學，就這樣悄然而又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大家莫不感到震驚，哀痛與無奈。正好像一群孩子，在廣場上做遊戲，大家才剛弄清楚遊戲規則，才剛體會到遊戲的好玩之處，並且剛找到自己的那一伙，而其中一人卻不聲不響地半局而退了，一時間怎能不愕然得不知所措？

健展通訊

蕭日暉

時光飛逝，光陰荏苒，轉眼間，我們期待已久的健康展覽已進入最後倒數。還有不足三星期，健展九六便要舉行了。也許當這篇稿子刊出的時候，展覽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呢？

回想過去的工作，大都十分順利，實在要多謝一班樂意犧牲個人時間和空間，一起工作的籌委。

在剛剛過去的一個月裡，我們幾經辛苦，終於做好了所有十六張橫額和百多塊展板。雖然橫額本身是屬於宣傳部的東西，展板的内容和圖畫又主要跟學術部和美術部有關，但幸好許多健展人都知道，若非所有健展人都來幫忙，這兩件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所以，做橫額之際，許多宣傳部以外的同學都幫忙剪字，貼字，而做展板之時，也有許多學術部、美術部以外的同學來拔刀相助，在此實在要衷心表揚健展同學的合作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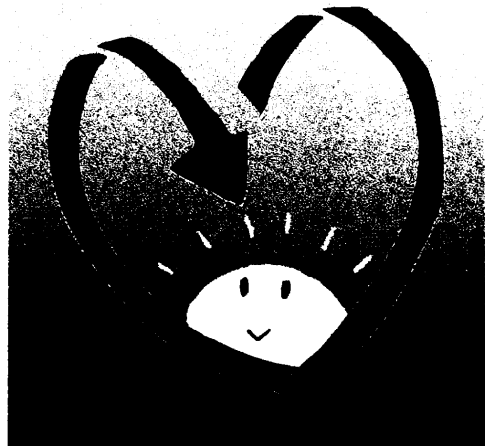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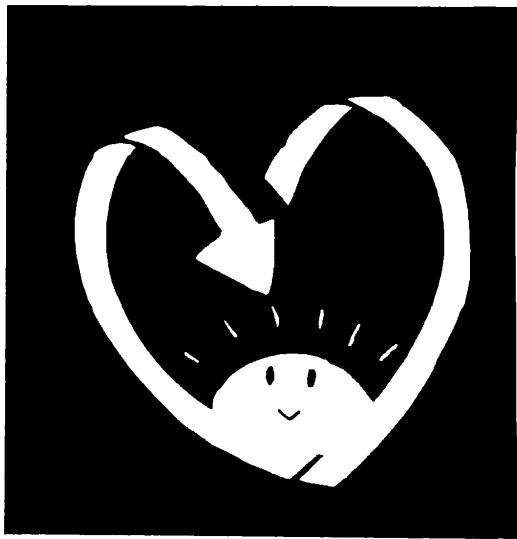
還記得我們完成橫額當晚，除了把所有橫額鋪在地上影相以外，在收好橫額以後，我們還來了個ASSEMBLY HALL赤腳踢紙球的比賽，把廢紙捏作一團，好作足球，以四打三，一邊有 PIERRE、皇帝、我和PIGON，另一邊也有ROCK, LEWIS和潺仔林，這邊的PIERRE也不弱，那邊的潺仔林也為對方製造了不少機會。當中的龍爭虎鬥不言而喻。

做展板的一星期裡，我們有一天晚上搬了一個電視機和PLAYSTATION至ASSEMBLY HALL，給我們在辛苦的工作中帶來不少歡樂，至今BIO HAZARD裡的恐怖緊張氣氛依然記憶猶新，尤其是喪屍咬

SIMON腳一段，再加上記性獸指揮若定，實在太好玩！「荷——荷——」

做了五天展板，覺得身心俱疲，實在感到要在WEEKEND喘息一下。至於健展，我們預了你的份兒，請記著到場欣賞我們辛勞的成果！

歡迎攜同親戚朋友一同到來！健展需要你的支持！



零零FC

零零FC

上回講到00班落後一球而比賽時間卻剩餘五分鐘。就在這時候，天色突然變得灰沉沉，接著雷電交加，並且落下傾盆大雨。球證見況便把賽事腰斬，摘日補賽。上天這樣的安排，是否為我們埋下甚麼伏線呢？

本來根據瑞士蘇黎世FIFA國際足協的規例，不論比賽了多少時間，都需要摘日重新再賽。但鑒於比賽的性質及會帶來有關工作人員的麻煩（這裡很感謝所有為籌備賽事而努力的工作人員），加上本人的口頭承諾，重賽五分鐘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再也不用執著下去。

很正常地，我班被一般人看低一線，認為翻身乏術，畢竟五分鐘連熱身也不夠呢！

但世事總沒有絕對的！「球迷奇遇記」開始啦！

話說當晚00班採用了「人海戰術」，所有前鋒、中場甚致後衛一開波便發「難」，擺明車馬發動總攻擊，整條防線幾乎到了對方半場，可謂有前有後，打死罷就。當然，目的只想藉此製造更多的攻門機會。混戰了近三分鐘，「戰術」似乎生了效。對方既不能做到徹底的解圍，反而有點兒亂了陣腳。傷愈復出的「艾芬」在近底線處搶得了皮球，看透了便立時送上割草式的傳球。後上的我趕不及接應，但眼看皮球正向無人看管的「韋仔Fowler」去，心想這次追平有機，可是他

竟然踢了過空，心中又再一次感到晴天霹靂。這時他再「補飛」，但卻「省」中了回防的後衛。不知怎的，可愛的皮球竟向我飛來。自己便爭取這剎那間的機會用頭鎗攻門。本應這球很「疲弱」，幸運地，它卻「省」中對方後衛改變方向入網，我方追成平手。這時大家都感到非常快樂和興奮，像自己已勝了比賽似的，結果擾攘了個多分鐘比賽才能繼續。

轉眼間法定比賽結束，雙方打成一比一平手，需要互射十二碼決勝負。基於我隊的士氣高昂，各射十二碼的球員都信心十足，加上「阿基」的美妙撲救和對方的運氣不濟，射到第三輪的時候，我隊終得勝利，「殺」入決賽，將與九八班對壘。

各隊員們，我看到你們的努力，我知道你們的汗沒有白流，我感到你們的鬥志燃燒不盡。在這裡讓我向你們敬禮！

各位支持FC2000的同學，我也向你們致敬！

法國隊著名後衛迪西里曾經講過：「I GROW WITH FOUR BROTHERS. SO. EVERY DAY I GO OUT TO WORK FOR TWO OF MY BROTHERS. FOR THE FOURTH HE IS NOT HERE ANY MORE, I GO OUT TO WIN!」

他這樣拚博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學習，不論在即將來臨的決賽，以致未來的各項考試測驗，我們一樣可以用得著。

ANNUAL FUND RAISING GALA PREMIERE '96

好開心呀！經過數月來的忙碌和努力，一年一度的Fund Raising終於成功地於八月三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今年籌款形式一如往年，是電影首影，今年我們選取的電影是一部由中山美穗主演的文藝片，名為「情書」。當晚七時正籌款晚會便正式開始，首先是雞尾酒會，眾多嘉賓中，鄭養鴻博士(Dr. Y. H. Cheng)最早到達會場，至八時正左右，各嘉賓及觀眾亦相繼入場。而在電影播放前，我們邀請了黎青龍博士(Prof. C. L. Lai)為我們致詞，緊隨便是本屆Fund Raising主席曹子欣小姐的致謝詞，再經過一輪致送紀念品予各嘉賓的儀式後，會場的射燈亦隨隨熄滅，在觀眾們的掌聲中，「情書」上映了！

播映期間，觀眾們反應良好，不時發出笑聲，各籌委亦因而放下心頭大石，因當初害怕大家不喜歡日本片。散場時，有些觀眾更要求拿走貼於牆上的海報，可見「情書」是十分成功的。

這次首映的成功，實在要感激所有幫忙推銷門票及當日到場幫忙的零零班同學，更要特別鳴謝所有贊助人、顧問及片商舒琪先生。今年所籌得的款項超出我們的預期，扣除開支後，百分之十五會捐給兒童癌病基金，剩餘的便全數撥給Medical society作為來年的日常開支。在此，預祝來年Fund Raising能更成功。



不只醫與護

——醫學院迎新九六

猶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還是第一次乘車來到這大學校園。甫下車，一抹清爽的笑容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是Freshman，唔？」

我愣住了。

「Fresh.....man？甚……甚麼意思？」

對任何一位剛被Jupas放榜所帶來的興奮沖昏頭腦的小伙子來說，由被喚作Freshman開始，一切Medic life的事物都是新鮮而滿有憧憬的。為了能幫助這些freshmen去盡快融入Medic life及找尋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迎新活動確是不可或缺的。

今年的迎新活動的主題非常醒目：

「Not Just MAN」，我們用MAN這三個字母作為醫(Medic)與(And)護(Nursing)的縮寫。事實上醫科與護士學生的關係極為密切，而今年醫與護首次攜手籌辦迎新活動，更是前無古人的創舉。所謂「人多手腳亂」倒是不假，因為要招呼的Freshmen由去年的170個激增至今年的230人。幸好「人多好辦事」卻也不差，憑藉醫與護兩方面的衷誠合作，大部分問題都是能迎刃而解的。

我們說「Not Just MAN」因為MAN這三個字除了有醫與護互相合作的意思外，更蘊含了細意咀嚼(Mastication)，思考同化(Assimilation)和積極滋養(Nourishment)的深層意義。我們認為不論學習知識，融入大學生活，迎接衝擊或是建立自我，Freshmen都需要細意咀嚼各方面的意見，經過思考同化成為個人的立場見解，才能積極滋養建立自我，開拓屬於他的Medic人生路。

此外「Not Just」兩個字表明我們醫護學生絕對不被局限，不被局限於書本上，也不被局限於醫學院校園。我們希望Freshmen關心學業，關心醫學院，也同樣關心整所大學，甚至能跳出校園，進而關心社會，關心別人。Freshmen站在我們曾經過的十字路口，我們都希望能以每人微末的經驗，給予Freshmen一點微小的啓發。

Orientation Program的籌備工作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20多位00'OC與30多位Tutors會於8月18日率先舉行Pre O'Camp，8月21日自我們會有Tea gathering，22日為他們安排了Book Dem 與 Welcoming Ceremony。23日有Cheer Dem，Main Campus Tour 及Old Book Sales。9月1日至4日大伙兒會浩浩蕩蕩到粉嶺宣道園舉行O'Camp（一定不會打風落雨的）。9月20日我們會破天荒到Swire Canteen舉行High Buffet Night。盼望00'班同學，Nursing同學與各級大仙鼎力支持，撥冗參與。

執筆之際已是REG Day之後三日了，那天足有200多塊新面孔出現在Medic校園。我坐在Medic Orientation Registration的Counter，向第一位急著走進來的Freshman問：

「Freshman，唔？」（笑）

Medic之道，由此開始——

「Not Just MAN！」

無題

在窗旁的座位，呆望窗外雨絲綿綿不斷，沒有半點陽光，更沒有平日跟我在草地嬉戲的孩童。

「人需醉
須把青春送酒裡
得失成敗

青山裡 藍天水
心寬 量闊 自無淚

莫把光陰如風隨春去、夏去、秋亦去
卻伴寒冬裡

要……」

青椒子嚷道：

「為什麼沒有完成呀！大詩人。」

「你這個笨椒，吵什麼！難道你懂什麼是詩興『乎』！」

一聽到「笨椒」，平日必定先受她兇狠的一拳，但今日，這樹熊般樣子，逗人喜愛的小女孩，卻像倦了，只有嘴挑了一挑。

「春樹。」一把鄰家男孩的聲音。

「春樹。」似小丑在說笑。

「春樹。」說起來十分嚴肅的聲音——像神父領禱。

「春樹。」

好幾聲熟悉的聲音，伴著那幾個像父母般忘不了的面孔，似灣景兩餸飯的款式，送到我眼前。但這些給我的感覺，卻像冷了的飯，又似遠來送行的親戚說的幾句官調子。

「春樹怎樣子，上課慣不慣？」

又一次聽到我不願聽到的話，問候我的好意，到耳來，卻比問候我母親的話難聽。

「很好！沒什麼不慣了，多謝！」然後機械式的報告了最新近況，比新聞報導員還要純熟。沒有錄像機，沒法子重播，

只好一再給自己實習自我報導。其實我心中感激別人對我關心、愛護，可是沉重的愛，卻使變得很小的我，受到莫大的壓逼，要使我呼吸不來了。另外，我很可憐那些每天碰到我的「半生熟人士」，因為要安慰我就等於智慧乘努力，趕不上班尾位的舊同班同學，委實辛苦。沒有足夠的勇氣、智慧、口才和相熟程度，就如在「低下」口試般，只能結巴巴的應付幾句，盼望早些說完，快些溜走，永不相見。盼望真誠的安慰是跟昔日般輕鬆，彼此之間談吐大方，互相口齒伶俐地熱嘲一番，來個痛痛快快的口舌對劍，感受一份豪情萬丈、澎湃如瀑布、清純如鏡湖的感覺。此時此刻並不是生離死別，我想自己沒有上演絕症將死的「婆媽戲」，如果朋友還是真誠結交的，真的不希望因為我一時不才潦倒、到了新一班而跟我心存狹隙。

悄悄地朋友的慰問聲中靜了，月光凝在桌頭，冷氣機的氣口正吹起桌上的一張紙，寫著：

「人需醉，需把青春送酒裡。」在過去的一年，青春真正像醉人的夢，在不省人事之際毫無知覺地流逝了。上莊！落莊！想上？「唔知點上（去認識女孩子）！」日子在沒有思想的引導下，居然因為工作而順利地溜走了。現在令我感到欣慰的，可能是參與了迎新活動，認識了不少好「組仔」，為重讀一年鋪了康莊大道。

「莫把光陰如風隨春去，夏去、秋亦去……」繼續靜坐在圖書館的一角，呆望著未寫完的詩句。「要……」要怎樣才可寫成這首詩，成了現在逃避重溫解剖、生化、生理的精神托兒所。責任永遠停留在：「我希望今年讀好些，以免日後跟不上。」是一種不理性的逃避，既無知，又可恥。有朋友曾笑我懦弱，叫我吃下整株

橡樹，好使橡樹的貝曲花藥力幫助我勇敢地面對將來。如果吃下橡樹真是擁有叫人勇往直前的魄力，就叫橡果在我肚內發芽又有何干呢？免得我把自己的錯生下來，而寄養在吟詩作對上，叫我成了宋末婦孺般的士大夫！

在宿舍裡，發了一個夢，一個兆頭不好的夢：

我見到昔日在「犬吠」班的朋友，和我的新同學成了一班，我獨享齊友之福，共天下朋友於大同一——哈！哈！哈！

醒來，抬頭，模糊地看到檯頭一首詞，是蘇東坡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吃酒醉 微冷
山頭斜陽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也無風雨 也無晴

窗外沒有雨，草地上亦沒有昨日已認識的孩童，或許是太晚了，眼似給雨打中般看不清遠景，卻還盼望在朦朧中見到一些影像，像夢中所見的，那未有風雨前晴天的影像。

幸福？

「寶寶，邊個靚呀？」寶寶便會用自己小小的手指指著自己，姑娘嘆道：「衰女！」

寶寶今年三歲，患有唐氏綜合症，她的行為，能力卻像一歲多的嬰孩，她只能在地上爬，也不懂說話，但當我第一眼看見她時，不禁被她可愛得意的樣貌吸引住了。我記我得在《我是實習醫生》中看過，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嬰孩是非常非常可愛的，但我想不到真的如此可愛！——大大的眼睛，呀呀的說話聲——真想抱她起來啊！這時姑娘走過來，告訴我：「寶寶很乖的，你可以帶她去玩。」我馬上把床邊的閘降了下來，抱了寶寶到遊戲室。寶寶似乎對所有玩具都有興趣，玩完一種不久，又換了另一種。我從她的笑容中不禁想：「她可能永遠也不知愁為何物，她永遠會那麼容易滿足，但她卻是唐氏綜合症患者，究竟這是喜？是哀？」

晉晉，兩歲。我也不知他因何入院，我只是從我進入兒童病房開始，他就一直哭。聽其他人說，他只會在爸媽在場時才不哭。不知怎地，有人帶了他進遊戲房，我們用盡了各種方法也不能叫他不哭。我道：「你看這妹妹。」我指了指寶寶（其實寶寶是他的姐姐才對）「她比你小也不哭，你真羞！」晉晉真的定了睛，看著寶寶，不哭了。我看著晉晉，他的眼淚充滿了整個眼眶，一大滴的，流了出來。晉晉的智商是正常的，他才會感受到醫院的恐怖，對家人之掛念。但寶寶的智商，令她永遠都是如此開心，看，她還逗晉晉玩呢！究竟是誰幸福呢？

這時，晉晉家的菲傭來探他，譏哩咕囉的也不知在說什麼？缺乏了父母的愛，晉晉又是否真正幸福呢？寶寶床上各式各樣的洋娃娃，又是不是告訴我們她身邊充滿了愛呢？

遺言

94陳雙焯

當阿嫻被運到急症室時，她的神志還算清醒，只見她胸口一上一下的喘著氣，焦慮的說著：「我個仔點呀？阿仔，你以後要乖D，生性D啦。」臉頰流下了晶瑩的淚珠。

這便是她最後的一段話。

血壓只有六十（上壓）、四十（下壓），心跳每分鐘一百三十次，呼吸微弱，臉色蒼白，阿嫻在死亡邊緣掙扎著，在極度痛楚中，她腦裡的仍只有她的兒子，那個她在危急中拋出的兩歲大的兒子。

這一拋，就是這樣使勁的一擲，她把兒子扔出了死亡，而她卻被巴士撞倒，活生生的被輾過去了，巨輪在她盆骨處，狠狠的壓了下去，像打樁機壓著廢鐵一般，把那盆骨榨成了碎骨片，整個陷了下去……

打開蓋著的白布一看，天，那算是什麼腹腔呢？她的肚臍至半條大腿間，已被壓得扁扁的，皮膚是被嚴重的撕裂了，位於股溝的幾條大血管也被輪齒扯爛掉，正流著血，那些腸子也被擠出了身體，暴露在外，垂在腰間，直腸經已爆裂，子宮脫了位，橫在一旁，腸子鑽出在肛門外，一片血肉模糊。

盆骨是徹底的破裂了，像摔爛了的玻璃杯，零零碎碎，大量的血液從折骨中頃刻流逝。

阿嫻上半身還有知覺，雙手也會遵從指示微微動著，下半身呢，卻像爛泥一堆，沒有血色，沒有知覺，沒有活動能力，軟軟的塌在那染著血的床單上。

插上氣喉幫助呼吸後，阿嫻便被推入手術室，入院後半小時，她已睡在手術檯上，手術也隨即展開。

手術由兩組醫生進行，骨科醫生先固定盆骨，減少血液流失，然後外科醫生剖腹清理，割去腐爛的組織，由於肛門是保不住的了，便在肚上開了個人造口供日後排便，子宮和部份大腸也得切除。

盆腔內的淤血足足有十公升，一個正常成年人體內的血液也不過六公升，也就是說，病人已把身體的所有的血都流光了，如果不是不斷的輸血，她是到不了這張手術檯上的。

手術進行期間，病人的心跳已很微弱，之後更停止了跳動，注射了強心劑也無效，心臟像個癱瘓了的機械，停止將血液運送全身，此刻唯一的辦法，便是馬上進行剖胸心臟按摩。

這是維持血液循環的最後方法，醫生把病人的胸膛剖開來，伸手入體內直接擰著心臟，一擰一放的泵著，好讓血液得以循環，腦幹不致死亡。

剖胸心臟按摩維持了個多小時，擰著心臟的手也酸軟麻痺了，病人的心臟卻毫無起色，而此刻她的瞳孔經已放大，對光失去反應，這顯示她的腦幹已經死亡。

心電圖是條直條的走著，血液不再是流著，各外科醫生互相討論和考慮了一會，搖搖頭，把手上的手術刀放了下來，心中又泛起阿嫻臨終的叮囑……

不要對他說

94陳雙煒

黃伯耳鳴和流鼻血了一個月，經私家醫生檢查後，證實患上了鼻咽癌，轉介入院作進一步的治療。

轉介信中，那位醫生特別聲明，黃伯本人並不知道病情，而他的家屬亦堅決反對醫生將癌症的消息告訴黃伯。

我看了看化驗報告，又為黃伯作了身體檢查，發現他頸部淋巴腺腫脹，肝也發大了，而肺X光片中更有一個陰影，如五圓硬幣大小，很可能是癌病擴散跡像，也就是說，黃伯的病情已近末期。

「醫生，我們有個要求，請別把我父親的情況告訴他本人，他已快七十歲了，我們怕他過份擔心，受不了這打擊，讓他高興的過下去便算了……」他三十多歲的兒子向我請求著，似乎早已了解到父親是撐不了多久的。

看著神采依然的黃伯，我又想起一年前的那個晚上。

何伯因為咳血，在私家診所照了張X光發現肺部有個陰影，轉介入院作詳細的檢查和治療。

看過X光片後，我們懷疑何伯患的大概是肺炎，但不排除肺癌的可能性。

由於抗生素無效，醫生們便替何伯進行了氣管内窺鏡手術，把一條內窺鏡經氣管探入肺部，看清楚內裡乾坤，卻發現在支氣管分叉處增生了一個瘤，很可能是惡性的，但在化驗報告出來之前，我們醫生也沒有把這消息告訴何伯。

何伯精神很好，也很健談，他愛到處逛，病床上總是空空的，他兒女知道父親入院後，無時無刻都陪伴左右，和他有說有笑，大家都以為，何伯肺部只是感染



了，住住院便沒事，於是沒有人過問檢查的結果，我們也沒有主動的告訴他們什麼。

手術後的晚上，何伯家人都已離去，那天很冷，醫院也異常平靜，連最後一輛專線小巴也開出了，那專門運送血液樣本去化驗室的阿嬤也在打著盹。

靜夜，像有什麼事情正在秘密地進行著，也在醞釀著什麼。

「呖……呖……」病房在傳召著我，護士說何伯整晚嚷著胃部不適，心跳得很快，我馬上意識到什麼，趕到何伯身邊。

只發現他上腹脹大，面色蒼白，心跳每分鐘一百三十次，神志已不甚清醒，我暗叫不妙，立刻為他打了點滴，開始搶救，也吩咐護士馬上叫他家人來醫院。

當我正為何伯抽血化驗時，他突然說很想吐，口一張便嘔出了一大灘的鮮血，如爆裂了的水喉，血液從他口中傾噴了出來，把地板染成了殷紅色，也濺得我白袍、褲子和鞋子都是……

他此時的血壓也下降了，心跳得更快，面色更形蒼白，神志已是半昏迷了；我可以看見，他那口角處，正在一滴滴的流著鮮血，隨著腹部肌肉的一收一縮，血漬在床單上緩緩擴散著……

「醫生，請快……點通知我家人，叫他們快……點來，我有話說，快點，我

……真的很不舒服。」當我正爲他輸血時，何伯握著我的手，向我請求著。

「請快……點。」他不安地在床上輾轉翻騰著，看來他也知道，自己的半條腿已被拉往生命的邊緣了。

之後他又嘔出了另一灘血，滿地濕淋淋的都是血，像抹也抹不完，我知道，任憑我把血輸得多麼快，那些輸入的血，都會從他的口中流往地上去了。

何伯肺裡的是一個毒瘤，它離心臟附近的大動脈很近，在那個晚上，毒瘤肆虐的擴散著，侵蝕了大動脈，亦同時蛀穿了食道，於是動脈與食道間有了條通路，血液便經由這通路傾瀉入食道，令胃部急刻膨脹，使人不適和作嘔，而那災難性的大出血，叫何伯馬上休克起來。

何伯的那一口氣仍在堅持著，我也拚盡地施救著，心中在祈禱著。「阿明，阿芳，你們快點……來，我有話說，快……點。」何伯在喘著氣，阿明是何伯的大兒子，阿芳是他的妻子。

何伯垂死掙扎著，我注視著那心電圖，心跳已很不規律，從原來的一百次，到一百三十次，然後是一百一十次、九十次、八十……

我彷彿看見一輛的士在公路上疾馳著，車裡有阿明和阿芳焦慮的神情……

回憶與隨想

身旁人

沙不再那麼的細，海水亦沒有那麼的清，而心裡也沒有上次那麼快樂。跟上次踏足大嶼山相比，今次是到銀礦灣，天氣時好時壞，不及半個月前到貝澳那般好。而這些跟教會的弟兄到海灘禱告，更不能與那次跟朋友嬉笑在海傍同日而語。

赤足，赤心的奔跑在似火山灰的沙上，是腦海中浮現不斷的情景。在我禱告中的不斷出現。赤足——脫掉了鞋子和臭襪，有如放下了校園中諸多的瑣事；放心跑，如小孩子般無拒無束的在笑、在叫、在嬉哈，不就似天上翱翔的小鳥嗎？沒有擔心沙灘上有碎玻璃、破貝殼，如剎那間忘掉所有日常纏繞的憂慮，跑，則是自由自在的放縱，叫平日喘不過氣的靈魂得以被釋放。

是的，「釋放」、「無牽掛」以至「無苦」的希望，曾幾度在我內心中萌芽，叫我欲參透「我佛慈悲」的奧妙。可是，萬事講緣的佛，卻偏與小子我沒緣。孩子的心早就給上帝，叫我博愛得有輕重，公義得有大小。

禱告畢了，再在灰燼般的黃沙上漫步，身旁沒有漂亮的女孩子，只有心地善良的弟兄。心中也沒有那個昔日在旁的女孩，腦海沒有近半個月來泛起的漣漪，只有一片理智的碧海，水天相連，跟眼前看到的情景相同。說也奇怪，幾天以來都不曾好天，心情也沒有平靜，卻在不知不覺間頓然的停、靜，平談了下來。或許這時風雨後的靜吧！

「咦，亞木，今日看來，你禱告並不專心。」正中溫文的說道。

我心想正中果然了解我，居然「不專心」也給他知道。

想起了花妮·安布小姐嗎？」

「不、怎敢，她不是教徒，不敢有慾望成夫婦，只敢有希望做朋友。」我心焦急得如黃蜂刺中一樣。

「真的。」

「唉！如果可以是假的，早就『假』給你和河豚弟兄看，把花妮小姐追求，何苦相思到今天，讓海水沖走那天相伴海灘上的足跡。」

「說得那麼文雅幹什麼，我又不用你作情詩，要作，作給安妮吧！」

安妮的個子不比我小，高貴，清秀又真的很美麗。但美麗的鮮花，那會沒有蜜蜂採，拜倒安妮小姐的蜜蜂，如果能交換成「丁」，那麼、安妮小姐一定成為一等榮譽生。可惜，蜜蜂只會嚷著，吵著，困擾著要採花蜜，如果花兒不想結果子，對花兒來說，絕對是騷擾。結果，花兒給纏繞，蜜蜂餓扁了。

如果安妮身邊的蜜蜂，是一個個才華出眾的少年，我只好把自己比喻為烏蠅了。我這個叫亞木的木獨小里豬，一點比人家優秀的也沒有。不過，我從來不貪心，像蒼蠅，不吃蜜糖也不會給餓死。從來，只有朋友，理想在我生命中給我引路，家庭，師長給我支持，鼓勵，感情太花巧，甜蜜了。善哉，善哉，知足常樂的蒼蠅啊！

「聽說大塊也跟妮去桂林交流，恐怕，大事不妙，好一朵鮮花插在大塊上！」小子亞難又作什麼打聽似的，正一把掌打中我心靈的耳光。

「大塊幾好呀！人又好，又『大隻』，成績不俗，不時幫老人家過馬路，更加幫安妮小姐沖茶遞水，呵護備致。」那小子亞難造謠似的。

其實，大塊只不過是千萬蜜蜂之中，採好蜜糖也只不過是天性。安妮小姐這麼

多人追求，作為一個追求者，真的很苦，但願有一天，花兒早作決定，免得蜜蜂同們反目，因愛成仇。

「年青人呀！當然先要好好讀書，尤其讀呢科呀！第日救人呀嘩！救人嚟！你講玩咩？……」那河豚又扮老人家說話，他說扮黃飛鴻，其實似削牙仔牙擦蘇才是。

河豚是我一個摯友，成績優異，如果把他的「丁」換成妻子，他就是現代韋小寶了。河豚人品甚佳，關心朋友，明事理，有公義，不過，平日則甚為攬笑，叫初識他的人都不知他胸懷大志，才比天高。而河豚嬉戲還嬉戲，說笑中還有幾分道理。年青人，有志氣者不妨先「修身」，才後「齊家」。我認識一位大仙，樣子滑稽，一直守身如玉，未聽他有半單誹聞，竟然在畢業後不久，結識了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孩，真的可謂「守得雲開見月明」。想真的，作為一個五官端正，身無殘缺的未來大大夫，那怕沒有妻子，何需貪一時興之所致，在緊迫的生活中更加添色彩。當然，有時緣之所至，避不了，但有時不是緣之所至，更是尋不得。今日，好珍惜玉白之身，克己盡職，盼望來日好似「滑稽大仙」般，好好的畢業。

終於行完沙灘，從新踏上實在的石屎路，沒有了行沙灘那種情懷，卻也沒有回憶和感觸，回望幾片垃圾漂浮在銀礦灣的海面，足證明這灣不及貝澳的清秀，美麗。但眼前跟弟兄相聚，禱告不也值得懷念嗎？昨日之日不可留，沉溺貝澳的那份情總得解脫，多珍惜有今日這個醒來的日子。



Fast...and long-term



ZantacTM
RANITIDINE

*The universal symbol
for optimal acid control*

GlaxoWellcome

Glaxo Wellcome Hong Kong Limited
1/F, West,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0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 : 2565 0524 Telefax : 2565 9302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Zantac is a trade mark owned by the Glaxo Wellcome Group of Companies

目錄

釣運回顧

青斯

專題

- 4 走訪南朗醫院

- 13 ANNUAL FUND RAISING
GALA PREMIRE '96

- 14 不只醫與護——醫學院迎新九六

通訊

- 9 九七班通訊
10 健委通訊
10 零零班通訊
11 健展通訊
12 零零FC

投稿

- 15 無題
16 幸福
17 遺言
18 不要對他說
19 回憶與隨想

啟思95-96編委

名譽顧問：邵源永醫生

署理副編輯：張展鵬（醫三）

連慰慈（醫二）

文書：梁毓恩（醫二）

財政：鄭繼志（醫二）

專題版

陳沛然（醫二）
鐘經略（醫二）
蕭漢邦（醫二）
霍家龍（醫二）
薛蓓姬（醫二）
范婉珊（醫二）
陳嘉龍（醫二）
羅國擎（醫二）

校園版

蕭日暉（醫二）
呂世裕（醫二）
曹子欣（醫二）
何頌偉（醫二）
陳林（醫二）
林浩存（醫二）

投稿

凌若熙（醫二）
梁玉珊（醫二）
陳維平（醫二）
陳穎欣（醫二）

鳴謝

南朗醫院沈茂光顧問醫生和廖進芳專科護士

Glaxo Laboratories

去屆代表：鄭志樂（醫三）

其他編委：

簡美儀（醫三）
郭威明（醫三）
姚銘邦（醫三）
許偉行（醫三）